

《高希均回憶錄》閱讀心得

竹科實中 高三1班 黃潘雅

舊的經驗失靈，新的價值未定

一本九十歲的學者回憶，如何和一個十七歲學子的人生有關？

我帶著一貫的多疑讀著。成長在千禧年後的人或許是如此，很難相信一套恆長的道理，因為許多事物在我們來不及實踐時就已改變。比如聽聞讀書才有出路，直到各種輟學創業的故事變得廣為人知；比如聽聞學歷可以保障生活，直到新貧階級一詞出現在書店社經熱銷榜的封面。我們面臨的社會推崇、質問著「你是誰？你想成為誰？」而年輕人一無所知，亦無所可信，手握著大把青春，卻因要先找到自我而不敢以身入局。

我們這一代知道得太多，以至於我們不再能簡單地去相信並行動。

兩種建立自我

翻開讀完《高希均回憶錄》，我預期自己讀到老一輩的翻身成功學：一無所有、刻苦勤奮，終成大業——但我搞錯了，高希均並非從一無所有開始。更準確地說，我搞錯了的是成長的順序。

現代人，是先確定目標，再選擇能走向目標的價值的。我們常常先問：「什麼樣的人生值得？」再回頭尋找能抵達那個人生的方法。於是自律、溝通、自信，乃至於被人尊重，都容易被理解成通往某個目標的能力。

但高希均的順序似乎相反。他在踏上人生道路之前，擁有的是對品格的信念，即使他當時並不清楚這能帶來什麼。他在年輕時，就相信人要讀書報國、自求多福，以及勤奮向上的價值。一張單程機票，在今天或許只是一次留學計畫的起點，在高希均的青年時代，卻幾乎是全家的投入。父親提前退休、母親想辦法湊錢，他自己則靠獎學金赴美。這裡最令我在意的，並不是「他吃苦，所以成功」——這種因果關係今天已經很難令人信服——而是他似乎很早就接受了一件現在的我們很難接受的事：人在不知道結果以前，就必須先以身入局。

以身入局

這本書帶著一種如錨般的堅定，它不是出於「我想成為這樣的人，因此我要這樣」；而是「我堅信作為人應這樣，因而成為這樣的人」。我們習慣先畫人生的藍圖，再尋找適合自

己的材料；高希均的人生卻比較像是一磚一瓦地蓋房子。當時的他未必知道房子最後會長成什麼樣子，只知道這一塊磚不能偷工、那一面牆不能歪倒。

然而，我並不因此認為高希均的答案可以原封不動地交給今天的年輕人。「努力、善良就會成功」在他的生命裡或許曾經成立，卻不能成為我們這一代的保證。時代已然不同。若我只是從他的故事裡重新學會「努力就會成功」，那麼這本回憶錄對我的意義反而太小了。

我真正想留下的，是另一件事：在結果未知時，一個人究竟憑什麼做決定？

這讓我想起高二擔任合唱團團長的經歷。當時距離成果發表只剩下一半時間，籌備許久的劇本卻意外作廢。在最混亂、最不知道終點在哪裡的時刻，我隔週果斷掏出傳承下來的舊劇本，一切從零開始。當時的我完全沒有規劃這齣音樂劇最後要有多偉大，甚至連能不能順利演完都是未知數；我腦海裡唯一的念頭只有：我不願成為讓傳統斷裂的那一任團長，我不願意對同僚與學弟妹開空頭支票，我不願意成為背信的人。

我們只是不停練習、搜羅道具、刪改台詞，一磚一瓦地把演出拼湊出來。最後台下有校友落淚——那是我入局時，從未預期過的結果。

我突然意識到，價值未必是用來回答「我要去哪裡」的。它也可以只負責回答另一個更小、卻更實際的問題：在我不知道該往哪裡去的時候，我不願意成為什麼樣的人？

高希均那一代人未必擁有更多選項，因此更早被迫回答「什麼是不能放棄的」；對我們而言，選項增加了，自由增加了，卻也因此很容易在每個選擇裡鑽牛角尖，尋求自我的最優化。

如何成為自我

我以前以為，十七歲最重要的事情，只有先知道自己是誰，才知道該往哪裡走。

讀完《高希均回憶錄》，我反而開始懷疑這個順序。

人或許不必先知道自己會成為誰，才有資格開始人生。比起替自己預測一個終點，我更需要的是幾個即使不知道終點，也願意遵守的原則：把事情做好，對人誠實，為自己的選擇負責，不因暫時沒有回報便放棄值得做的事。舊的經驗或許已經失靈，但價值不必因此失效。

我仍然不知道自己會成為誰。但至少，我開始知道，在成為那個人以前，我想怎麼做人。